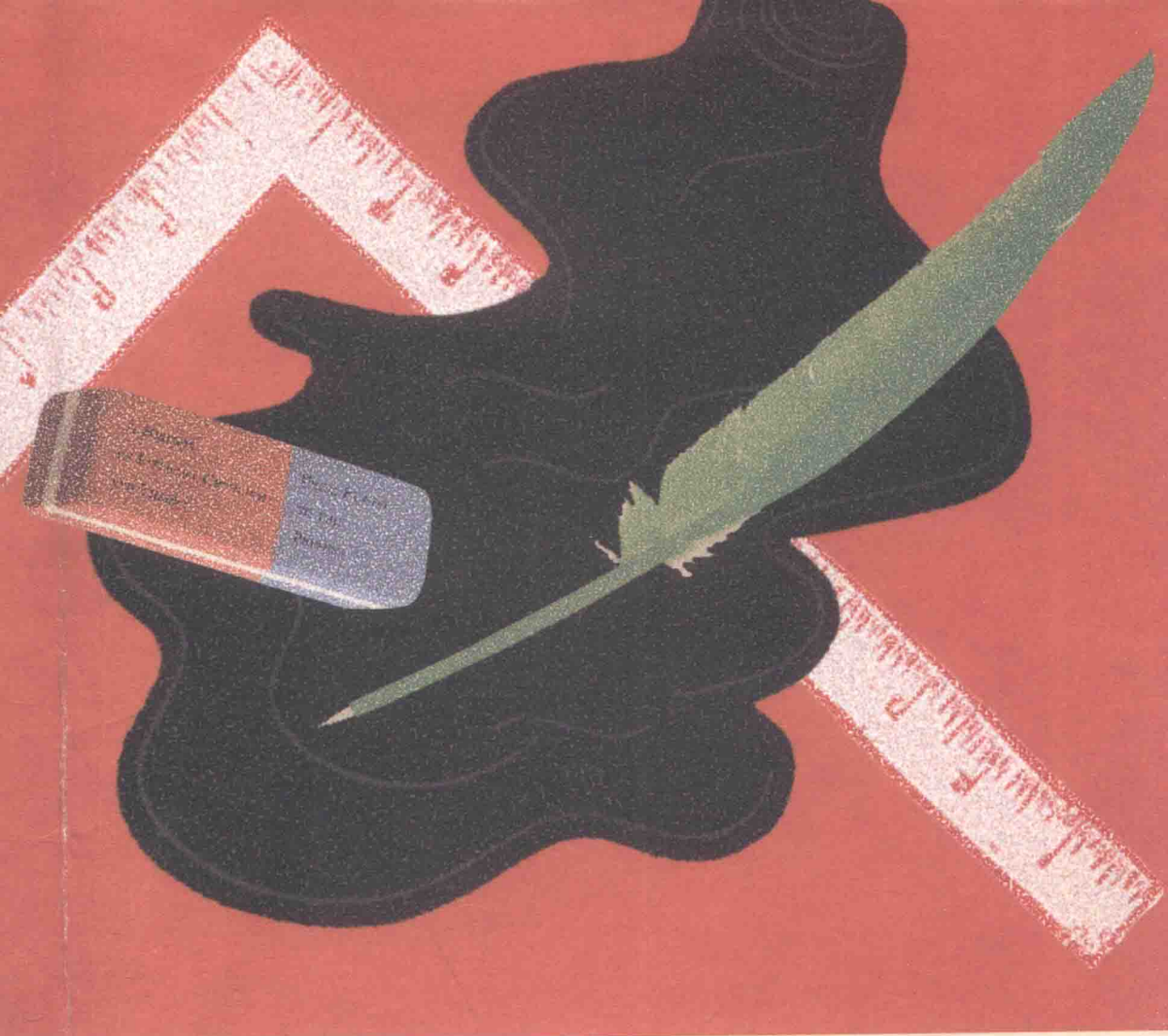




当代学术镜译丛·当代文学理论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M. A. R. Habib

A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Plato to the Present

文学批评史： 从柏拉图到现在

[美] M. A. R. 哈比布 著 阎嘉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学术镜译丛·当代文学理论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文学批评史： 从柏拉图到现在

[美] M. A. R. 哈比布 著 阎嘉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批评史：从柏拉图到现在 / (美) 哈比布著；
阎嘉译.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1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张一兵主编)
ISBN 978-7-305-16287-9

I. ①文… II. ①哈… ②阎… III. ①文学批评史—
世界 IV. ①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7013 号

A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Plato to the Present, First Edition

By M. A. R. Habib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Translated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from th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version.

Responsibility of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rests solely with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8-157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文学批评史：从柏拉图到现在
著 者 [美] M. A. R. 哈比布
译 者 阎 嘉
责任编辑 张 静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52.25 字数 1243 千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6287-9
定 价 188.00 元

网址：<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语），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绝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櫫域外学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阙，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项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译 序

本书作者 M. A. 雷夫·哈比布(M. A. Rafey Habib, 1954—)出生于印度,成长于英国,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学者和诗人,曾任伦敦金斯顿大学的英语教授,目前在美国新泽西州卡姆登城的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英语系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学理论和批评、世界文学、哲学以及伊斯兰教研究。作为学者和诗人,哈比布的主要著作有《文学批评史:从柏拉图到现在》(2011年)、《伊斯兰的阴影:新世纪之诗》(2010年)、《现代文学批评与理论史》(2007年)、《文学批评史:从柏拉图到现在》(2005年)、《现代乌尔都语诗歌翻译选集》(2003年)、《早期的 T. S. 艾略特与西方哲学》(1999年)、《异议之声: N. M. 拉谢德的乌尔都语译诗》(1991年)等。他还撰写过研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康德、黑格尔、叔本华、马克思、柏格森、弗洛伊德、巴特和德里达等思想家的系列论文。哈比布在罗格斯大学开设了“黑格尔与现代文学理论的基础”等课程,并在其个人网页上开设了该课程的讨论专栏。

由于信奉伊斯兰教,身处西方世界和文化中的哈比布时常感受到各种困扰,尤其是 2001 年“9·11”事件之后的“反恐战争”,使他深感宗教极端主义和虚假的“伊斯兰教的形象”常常在西方世界的读者中造成诸多误解,为此,他曾在自己书写的诗歌中表达了对恐怖主义的谴责。但在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反恐战争’已经成了最新的宏大叙事,它亟须进行分析”(本书“结语”),以下简称“结语”。哈比布相信,目前紧要的问题是增进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因为现存的民主政治正在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最重要的是秉承谦逊、仁爱和同情之心,积极参与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的社会进程,促进不同文化之间更深的交流和沟通。在哈比布看来,做学问并不单纯是一个追求知识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要提升和传播批判性阅读与写作的技巧,以培养对于社会进程的有见识和负责任的参与精神。与此同时,他还认为,做学问也是一个培养道德、情感和政治责任心的过程。

《文学批评史:从柏拉图到现在》(以下简称《批评史》)是哈比布在文学批评 and 理论方面的代表作。全书分为 8 个部分,共 29 章,逾百万言,内容从古代希腊一直讲述到今天的新历史主义。全书的结构大体上按年代的先后顺序编排,然而它并不仅仅是一部按时间顺序简单罗列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人物、著作和观点的著作,而是试图从历史、哲学和文化等方面勾画出人物、著作和观点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语境,注重提供各种思想和理论发展的背景与脉络。这个特点,正是这部《批评史》区别于大多数同类著作的独特之处。因而,本书出版之后在西方学术界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人们对本书的关注点大多集中在作者的哲学素养、古典文献功夫、出

色的理论概括能力和文本细读能力,以及写作思路的明晰性等方面。

不过,他人的评说毕竟出自“他者”的眼光和立场。从哈比布自己的角度看,他在本书的“导言”中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写作这部《批评史》的主要目的:“为了理解我们自己的现在,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的过去。我们需要批判地看待各种文化、政治和宗教的文献,它们提供了我们认同的所需之物,它们告诉了我们是谁,我们将是谁,以及我们会成为什么。”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又非常重要的道理。遗憾的是,在现实世界中经常出现的情况则是:人们往往一心一意地追新逐异,总是以忘却过去为代价;最终的结果则是上不沾天、下不着地,漂浮在半空中。

需要注意的是,哈比布在这里强调了“各种文化、政治和宗教文献”。这实际上提醒我们要关注作者身份背景中的“非西方因素”——印度裔和伊斯兰教的背景。作者的这种特殊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本书写作中所采取的“多元文化”交融的立场。这实际上构成了本书最为与众不同的一个特色:今天的西方,在历史上融合了诸多非西方的文化因素。关于这个问题,正如我在另一个地方提到的:“从历史上看,今天的‘西方’,是由诸多‘非西方’的传统和资源共同铸成的。譬如,今日在通常意义上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在历史上和文化上与今日非洲和亚洲的不少地方有过非常密切的交往。这个‘西方’从‘非西方’的资源中汲取过大量营养,比如埃及和阿拉伯世界。”(《马赛克主义·序》)就此而言,哈比布本人非常明确地强调说:“如果不了解我们自己的道德、教育和政治价值观来自何处,不了解形成这些价值观的各种斗争,不了解产生那些斗争的历史语境,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形成一种对这些价值观的清晰见识。要研究《圣经》、柏拉图、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或《罗马法》,要研究犹太人或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要考察《古兰经》和西方世界全面介入伊斯兰文明的漫长历史,就要研究弥漫于我们现存世界的各种冲突与文化趋势的根源……我们需要知道写作一个文本的原因,知道文本的写作对象,是哪些宗教的、道德的或政治的目的促成了写作,以及写作的历史与文化环境。然后,我们才可以继续关注它们的风格、语言、结构、修辞技巧和文学技巧的运用等问题。”(本书“导言”)

哈比布在这里通过对文本形成的“语境”的重要性的强调,提醒我们要深入理论文本的背后去挖掘促成文本形成的不同宗教、道德、政治等诸种动机,尤其是不同文明传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与融合,正是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特定理论文本写作的“历史与文化环境”。所以,关注非西方的文化传统在西方自身文化传统建构中的作用,尤其是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正是这部《批评史》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在这个问题上,哈比布以翔实而丰富的文献史料证明了其观点和立场。

《批评史》是一部主要以教学为目的的著作,因此哈比布十分关注其在写作方法上的明确性和指导性。他在全书的“导言”中集中阐明了在写作方法上必须坚持的五条基本原则。

第一,把整个文学批评史置于西方思想发展的主流语境之中。他认为,“文学批评史深深地被覆盖在范围广泛的哲学、宗教、社会、经济和心理领域的思想史之中。因而,本书的一部分目的,就是要把现代文学理论放到更加宽广的历史语境里,从一种能表明其联系、起源、演化和反应的线索的视角去审视它”。这样,文本和思想被置于了一个关系复杂的网络和视野之中,而不是被串联在一根单一的线条之上。

第二,把写作的焦点集中在最重要人物的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文本之上。这意味着,即使是面对历史上最重要的理论家的著作,也不追求面面俱到和囊括一切,而是对精选出来的经典文本进行“细读”,因为“它们代表或者体现了特定文学批评倾向的原则”。选择性本身就意味着立场和态度的体现。

第三,在相互关联的知识谱系和历史语境的网络中去独立理解各个部分的内容。这不仅是为了减少阐述的重复性,也是为了在相互联系之中凸显独特性和关联性。

第四,要纠正流行的对于原创性和现代文学理论之地位的错误理解。这类错误观点认为,历史上的文学批评和理论著作经常被人们当成现代文学理论的某种“开场白”和铺垫,没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但在哈比布看来,实际上“现代理论的很多看法都已被早期的——有时是相当早期的——思想家和文学研究者预见到了,或者说很有可能成了早期思想家们曾探讨过的看法与主题的翻版”。因而,所谓的“原创性”,在历史面前往往都经不起检验。

第五,在写作中尽量追求阐述和分析的明晰性。哈比布认为,真正的理论上的复杂性,并不体现在语言表达的艰深晦涩上;艰深晦涩的语言经常成为各种陈词滥调的炫耀性的伪装,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表现语言表达的微妙性和精确性。

通读整部《批评史》,我们可以发现,哈比布基本上贯彻了上述五条基本原则,这样就使我们较为容易通过本书来把握西方文学批评和理论在两千五百年发展过程中的总体框架、脉络、重要理论家及其代表作和观点。所有这些内容都处在一种相互关联的网络之中,加之对社会、历史和思想语境的深入描述,使得读者很容易把握不同理论与观点的来龙去脉、目的、动机和意义之所在。

除此之外,我以为,非常有价值和更加值得中国读者注意的是,哈比布在这部《批评史》的“导言”和“结语”中(也包括在书中正文的每个部分的概述里),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自己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领域里的一些重要问题的观点,由此可以看出他作为专业的文学批评史学者的理论立场和态度。我把他的观点和立场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它们对于我们当下的理论建设和批评事业确实具有非常大的启发意义。

第一,关于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关系。哈比布认为,文学批评的实践主要涉及分析和评价各种特定的文学文本,而文学理论则要致力于考察文学实践背后的重要原则。在哈比布看来,文学理论是对文学实践或更大的理论框架中的实践情景的系统阐释。因而,文学理论要为我们揭示文学实践背后的重要动机,要向我们表明文学实践与意识形态、权力结构、读者大众的无意识、读者的政治态度和宗教态度、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首要的是,文学理论向我们表明,文学实践并不是某种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是人类有意识进行的一种特定的历史建构。(参见“导言”)

第二,关于“理论之死”。在最近十几年当中,西方学术界一直都有相当多的观点认为,“理论”已经死亡,我们正处在一种“后理论的”时代环境之中。然而,哈比布提出了全然不同的看法:“文学理论并非出现于20世纪;它至少已经有两千五百年那么古老,它不可能简单地与偶然出现在我们近来历史中的一批理论站在一起。”(“结语”)因此,轻易断言“理论已死”,确实属于一种妄断。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理论其实都是我们反思自身存在的一种特殊方式,文学理

论同样如此。新理论的诞生,并不意味着旧理论的死亡;理论始终都会伴随着我们的存在而存在。哈比布进一步指出,“理论之死”的主张还与“反对理论”的倾向有关:“认为理论已经死亡的主张设想,实践——文学批评的实践——在没有理论的情况下,在没有某种对其基本原理系统反思的情况下,可以按某种方式进行下去。”(“结语”)对于这种荒谬的观点,哈比布断然地嗤之以鼻:“这样一种实践,即使有可能,也将是一项完全贫乏的和肤浅的事业。”(“结语”)可见,他坚决拒绝排斥理论的立场十分鲜明。

第三,关于“宏大理论”与经验研究。对此二者关系的看法,哈比布的观点是比较谨慎和辩证的。他认为,“或许真实的是,在历史发展宏大叙事意义上的‘理论’,或者一系列要求普遍解释力量的原型意义上的‘理论’,已经日益变得很有疑问。按照21世纪初的标准,就连解构、结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也被认为在其阐释的范围和解释的雄心方面过分宏大。人们对宏大规划与艰深语言有点不那么宽容。对‘形而上学’或者对把‘历史’普遍化的批判,或者说实际上对‘理论’本身的批判,目前在很多地方都被认为不可能很全面。取代这些宏大观点的是一系列更加经验的探究,以较为狭隘地界定的领域和兴趣为基础。相关的个案是生态批评,它要研究文学中的自然(被当成一种现实,而不是一种建构)和环境的多方面意义,要返回到爱默生、梭罗和英国浪漫派作家那里去寻求灵感;有男女同性恋批评,它使性取向成为一个基本的分析范畴;有叙事学或叙事研究,它设想出了脱离其结构主义理论资源的引人注目的独立程度;还有对特定历史时期、地点和作者进行的详细的、经验的和事实的研究。就连‘真实’的概念——两千多年来哲学的核心追求——现在也被认为不仅是一种知识的建构,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用来赋予看待世界的某些方式特权。在一种奇怪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已经回到了原地,返回到了一种修辞学的和怀疑论的观点,我们由此不仅承认了通过语言建构起来的我们的感知和概念方面的能力,也承认了语言情景本身的建构作用,那种情景充满着表演的多方面维度,一切在历史上特殊的环境都内在地塑造了交流的过程,无论是哲学的、政治的交流过程,还是文学的交流过程”。(“结语”)看完这段稍微有点长的引文之后,我们似乎不太容易抓住哈比布的主要观点和态度。但是,认真看来,他一方面指出了当今文学理论发展中的一些值得注意的新趋势,另一方面,他实际上表达了并不同意对于“理论”的怀疑论调。如果再联系前述他的观点来看,他维护“理论”的权威和价值的立场与态度,应该是非常明确的。

第四,文学批评中的历史观点和联系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哈比布始终坚持认为,文学批评中的诸多问题,无法仅仅从文学活动本身来加以说明,而应该联系哲学、宗教、政治乃至经济等领域,才能从根本上阐明文学活动的最终根源与动机。正如他指出的:“文学批评的历史使人想到……如果一种论点明显是从这种历史中形成的,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文学批评在最深刻的各个层面上不仅与哲学和神学等其他探究领域有联系,也与根本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有联系。”(“结语”)不仅如此,哈比布还具体说明了文学批评活动与其他研究领域之间的密切关系:“它的探究已经延伸到了大量领域:在哲学方面,它研究了主体性和客观性的概念、经验的本质、统一性和同一性的范畴、普遍与特殊之间的联系;它的心理学探究包括人类各种能力之间的联系,如理解、想象、理性、情感、本能与无意识;它在形式和修辞学方面的关注点已经扩大到了模仿、结构、自由嬉戏、愉悦、象征、寓言、言说的其他特征等概念,以及观众的性质和

构成;在教育方面,它提出了文学的道德、知识和意识形态功能;在政治方面,它研究了阶级、性属和种族的问题;在神学方面,它反思了文学在话语或科学图景之中的地位,以及文学表现最高的精神性真理的能力。当然,它牵涉了两千多年的意识形态、政治和宗教论争,卷入了各种权力结构的冲突之中。”(“结语”)我以为,哈比布的观点之所以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一些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由于某些特殊的历史和文化原因,常常过度强调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独立性”或“自主性”,以至于使文学批评和理论自我孤立于人类的其他活动领域,仅仅局限于文学活动的狭小领域来说明文学问题。这种做法显然有悖于文学活动最基本的性质。

第五,对“审美主义”的批判。审美主义的思潮在中国文学批评和理论的语境中至少盛行了十几年或更长的时间。无独有偶,西方世界也存在类似的情形。审美主义思潮的出现固然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原因,但这种思潮在实质上具有强烈的反历史主义的倾向和性质。我们看到,哈比布对审美主义的批判态度是极为鲜明的。他强调说:“我们有时对文本‘纯粹’审美的或文学的维度的狭隘看法,在18世纪末之前,实际上会被一切作家、思想家或批评家认为是奇怪的和使人迷惑的。从文学批评在两千多年前开始以来,审美就被认为必然与政治、道德和教育问题相重叠。柏拉图,荷马与赫西俄德等古希腊诗人,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当代俄国、以色列或巴勒斯坦的诗人们,都不会理解‘为艺术而艺术’的看法,也不会理解我们应当把文学理解为文学的观念。这种狭隘的唯美主义在根本上是奢侈的产物,产生于一种高度隐居的和非政治化的学术环境,文学研究在其中可以满足于成为一种单纯的练习,成为一种单纯词语鉴赏力的研究。”(“结语”)可以说,哈比布的观点一针见血,极为精辟。只要稍微具备一定的文学史和艺术史的常识就会发现,片面强调“审美性”“文学性”“艺术性”之类的观点,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非常晚近的现象。在人类漫长的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的历史上,审美从来都是与人类生存的重大关切紧密相关、不可分离的。大凡生育繁衍、战争、劳作、祭祀、礼仪、生老病死、道德伦理等生存中的重大关切,无一不与文学、艺术等“审美”表达活动相联系。哈比布的观点不仅指出了—个简单明了的历史事实,也清楚地表明了他自己对于“审美主义”的反对态度。他的观点值得我们深思,并且值得我们汲取。

第六,对“价值中立”的批判。我觉得,哈比布的以下一段话,尤其值得中国的学者和读者大众反复细读和思索:“这方面的全部要点在于,总体上的教育,以及文学批评特殊的理论和实践,再也不可能被人为地孤立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于是,有了一种日益普遍的认可,即承认阅读、写作和阐释行为并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并非存在于某种不受时间影响、学院的真空之中;这些一度传说的‘中立’行为,渗透着我们进入大多数广阔的文化 and 政治结构中的要义……阅读的政治含义对于在新批评思潮中阅读诗歌的学生来说不会马上就很明显;但是,对巴勒斯坦或以色列诗歌的中东读者来说,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小说的读者来说,对前苏联各个地区的戏剧观众来说,对伊朗和马来西亚等国家重新解读伊斯兰法律文本与传统的学者及政治家来说,阅读的政治含义都不可避免地 and 明显地很清晰。”(“结语”)读完这些话,我们很快就会想起一种悖论式的现象: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加速大力引进西方当代的特别是后现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著作,但令人奇怪的是,我们似乎对这些引进著作中的绝大部分极为明

确的非“价值中立”的倾向视而不见，一面却又大讲“价值中立”和所谓的“客观立场”。这是一种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事实上，确实如哈比布所说，文学批评特殊的理论和实践，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绝不可能人为地与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隔绝。换言之，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价值中立”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因而，主张或宣扬“价值中立”，要么是自欺欺人，要么就是虚伪或试图掩盖什么。

第七，关于文学批评的功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国的传统或者强调批评的“载道”之功，或者强调批评作为政治斗争之工具的功能。在我看来，哈比布对待文学批评之功用的观点，可以为我们打开一扇视野广阔的窗口，帮助我们跳出自己狭小的视野。他说：“我们需要利用自己文学的、哲学的和文学批评的遗产的丰富性，以便实现人类的潜力，加强培养对自己世界的理解。文学批评不仅为分析莎士比亚、弥尔顿、托尼·莫里森和纳吉布·马赫福兹提供了工具，也为分析足球比赛、广告、政治演说、记者招待会、摇滚音乐会和新闻报道的‘文本’提供了工具。我们可以利用很多思想家提供的各种洞见——范围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经过爱默生和惠特曼，直到阿列克塞·德·托克维尔和当代政治家——来分析民主政治在一系列独特的现代语境中的性质。我们可以探讨‘字面’语言与比喻语言之间联系的各种发现——从奥古斯丁经过阿奎那和伊本·路世德，直到洛克、施莱尔马赫和德里达——以帮助分析《古兰经》和伊斯兰教的各种文本。我们面临的这些任务具有极端的紧迫性。”（“结语”）在哈比布的这段详细说明里，我们可以捕捉到一种高远的多元文化融合的眼界。这种眼界不仅关乎作者深广的学识，也关乎作者内心的境界和胸襟。

回想起来，西方文学理论传入并深刻影响中国学术界，至少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这个历程无疑是与西方科技与文化的强势侵入相伴相随的。并且，随着这个世界日益走向所谓“全球化”，我们势必会继续面对并非我们所创造、依然还在不断涌入的西方文学批评和理论的资源。这就是我们作为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语境”：既有我们自己已不再强势的固有文化传统，又热衷于接受和学习外来的“西方文化”，同时我们也试图创造新的本土文化，使外来资源能够“在地化”。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也无论我们是否承认，西方文论和西方文化都已经成了我们在中国进行文学批评和理论建构时思考、言说、论述的重要资源。

我以为，在借助和接受西方文学批评和理论的资源之时，确实需要对一些重要问题有所注意、警醒和反思。例如，我们所谓的“西方”，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看，都不是一个同质化的整体，其内部存在着众多差异，或者说实际上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混合体，甚至是一个马赛克式的混合体。因而，我们的着眼点不应当是同质性、一致性和共同性，而应当是差异性、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从总体上看，西方文学批评和理论中依然存在着一些我们中国人至今知之甚少的“盲点”。比如西方的中世纪，我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到一种“共识”，自以为中世纪是一个“黑暗”“愚昧”“无知”的时代，除了基督教神学的教条和偏见之外，一无是处。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个基本事实，即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承都是一个复杂的不断建构和形成的过程，而不可能是断裂式的。人们至今还在不断谈论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经被中世纪的主流思想奉为正统思想家，他们的学说主要是通过中世纪才流传到今天的。还有，近代西方文论中特定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语境中被我们一再误读，不知道被我们演变和涂抹成

了怎样的面目。再有,人们现在时兴谈论的所谓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其实对于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来说相当隔膜,其中需要我们认真去了解的东西,远远超乎我们自己的想象。所以,我们要真正走进“西方”,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从哈比布的这部《批评史》所强调的观点来看,我们需要对西方文学批评和理论发展演变的语境、传承、体制有所了解,而不能囿于某些被“固化”了的批评家和理论家的文本。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我们往往只是根据自以为理解的“文本”去谈论文本,而不大顾及原初文本产生的语境、传承的过程和制约的体制等极为重要的因素。比如,我们对西方悠久的修辞学传统的了解实际上非常有限。其实,这门发端于希腊古典时期的关于演讲的学问,在古罗马时代和中世纪总共一千多年的漫长时间中,一直都是最为重要的知识领域之一。它以演讲术为中心,汇聚了语言学、逻辑学、写作、文体学、口头表达等方面的知识与技巧,当然也与文学批评和理论有着密切关系,甚至充满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西方的这种修辞学,与我们中国人主要当作语言和语词表达技巧的修辞学,实质上有着很大的差异。还有,西方文化有着漫长而深厚的宗教传统和宗教意识,并且也充满着不同宗教以及同一种宗教内部的种种矛盾冲突和斗争。这种宗教传统和意识在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中,从表层到深层,弥漫和熔铸到了文学、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之中。不仅如此,宗教传统和宗教意识也深深地浸透了西方人文学科的所有领域。因而,如果不熟悉西方的宗教传统和宗教意识,不对这种背景具有最起码的理解,那么,我们在理解其文学批评和理论之时,也会遭遇很大的困难。

尽管中国文论传统与西方文论传统存在着种种异质性、差异性和难以跨越的文化隔阂,但我们始终都应该以一种好奇的、求知的、审视的、批判的和反思的心态去对待我们的祖先曾经当作怪异之物的外来的西方文论与文化。我们力求真正走进西方文论和文化,并不是为了对它们膜拜和景仰,而是为了求知,为了借鉴,更是为了创新。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困难。原书篇幅浩大,涉及的人物、著作、术语和专门知识领域众多,都需要在译时做大量的功课和文献资料的查阅工作,以确保翻译准确。尽管译者竭尽所能,以求精准和忠实于原著,但囿于阅历和水平,翻译中的舛误、疏漏和可商榷之处在所难免,因此,还望专家、学者和读者们批评指正,以期使译本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阎 嘉

2015年夏于成都蓝谷地

献给雅斯敏

致 谢

我要对以下人士提出的忠告、建议、鼓励和灵感表达我最深切的谢意：迈克尔·佩恩，克里斯·菲特，特里·伊格尔顿，弗兰克·克莫德，安德鲁·麦克尼尔，金伯利·亚当斯，穆格尼·塔巴素姆，威廉·卢茨，杰弗里·西尔，罗伯特·瑞安，莫尼卡·丹托尼奥，桑德拉·索科维斯基，玛丽·埃伦·布雷，汤米·赖特，珍妮·亨特，埃玛·贝内特，玛丽安·帕特尔，朱莉·斯蒂尔，卡伦·威尔逊，欧内斯特·希尔伯特。我要对蒂姆·拉昆塔诺为参考书目提供的宝贵协助表示感谢。我对母亲西迪夸·沙布纳姆、孩子伊沙阿姆和哈桑有着难以言表的歉疚，他们都与本书同在。我也要把本书献给我的妻子、无可比拟的雅斯敏。

经常援引的著作缩略语表

- CCP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 ed. Richard Krau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剑桥柏拉图指南》,理查德·克劳特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
- CHLC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 I: *Volume I: Classical Criticism*, ed. George A. Kennedy (1997); V. III: *Volume III: The Renaissance*, ed. Glyn P. Norton (1999); V. IV: *Volume IV: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 H. B. Nisbet and Claude Rawson (1997); V. V: *Volume V: Romanticism*, ed. Marshall Brown (2000).
[《剑桥文学批评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V. I: 卷一:《古典批评》,乔治·A. 肯尼迪编(1997); V. III: 卷三:《文艺复兴》,格林·P. 诺顿编(1999); V. IV: 卷四:《18世纪》,H. B. 尼斯比特和克劳德·罗森编(1997); V. V: 卷五:《浪漫主义》,马歇尔·布朗编(2000).]
- Curtius Ernst Robert Curtius,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trans. Willard R. Trask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9).
[厄恩斯特·罗伯特·柯蒂乌斯:《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威拉德·R. 特拉斯克译(伦敦:劳特里奇与基根·保罗出版公司,1979).]
- GI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Part One*, ed. C. J. Arthur (1970; rpt.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82).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分,C. J. 阿瑟编(1970;重印,伦敦:劳伦斯和威沙特出版公司,1982).]
- HWP Bertrand Russell,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4).
[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出版公司,1974).]
- LWC *Literatur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 Classical World*, ed. David Daiches and Anthony Thorlby (London: Aldus Books, 1972).
[《文学与西方文明:古典世界》,戴维·戴希斯和安东尼·索尔比编(伦敦:奥尔杜斯丛书出版公司,1972).]
- MLC *Medieval Literary Criticism: Transl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ed. O. B. Hardison,

Jr.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74).

[《中世纪文学批评:翻译与阐释》,小 O. B. 哈迪森编(纽约:弗雷德里克·昂加尔出版公司,1974).]

MLTC *Medieval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c. 1100—c. 1375: The Commentary Tradition*, ed. A. J. Minnis, A. B. Scott, and David Walla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

[《中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公元 1100—公元 1375 年:评注的传统》,A. J. 明尼斯, A. B. 斯科特和戴维·华莱士编(牛津:克拉伦顿出版社,1988).]

PF Perry Anderson,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London: Verso, 1985).

[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向封建主义的过渡》(伦敦:维尔索出版公司,1985).]

目 录

- 1 / 致谢
- 1 / 经常援引的著作缩略语表
- 1 / 导言

第一部分 古代希腊的批评

- 7 / 古典文学批评:知识与政治背景
- 16 / 第一章 柏拉图(公元前 428—约公元前 347 年)
- 37 / 第二章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公元前 322 年)

第二部分 修辞学的传统

- 59 / 第三章 希腊的修辞学
普罗塔哥拉,高尔吉亚,安提丰,吕西阿斯,伊索克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 72 / 第四章 希腊化时期与罗马的修辞学
修辞学,西塞罗,昆体良

第三部分 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批评

- 95 / 第五章 贺拉斯(公元前 65—公元前 8 年)
- 108 / 第六章 朗吉努斯(公元 1 世纪)
- 118 / 第七章 新柏拉图主义
普罗提诺,马克罗比乌斯,波伊提乌

第四部分 中世纪

- 139 / 第八章 中世纪早期
圣奥古斯丁
- 153 / 第九章 中世纪晚期
圣维克托隐修院的于格,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但丁·阿利吉耶里,文绍夫的杰弗里,伊本·路世德(阿维罗伊),圣托马斯·阿奎那
- 198 / 第十章 转折:中世纪的人本主义
乔万尼·薄伽丘,克里斯蒂娜·德·皮桑

第五部分 现代早期到启蒙运动

213 / 第十一章 现代早期

詹巴蒂斯塔·吉拉尔迪, 罗多维科·卡斯特尔维屈罗, 雅各布·马佐尼, 托尔夸托·塔索, 约阿基姆·杜·贝莱, 皮埃尔·德·龙萨, 菲利普·锡德尼爵士, 乔治·盖斯科因, 乔治·普登汉姆

253 / 第十二章 新古典主义文学批评

皮埃尔·高乃依, 尼古拉·布瓦洛, 约翰·德莱顿, 亚历山大·蒲柏, 阿弗拉·贝恩, 塞缪尔·约翰逊

288 / 第十三章 启蒙运动

约翰·洛克, 约瑟夫·艾迪生, 詹巴蒂斯塔·维柯, 大卫·休谟, 埃德蒙·博克,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

第六部分 19 世纪早期和浪漫主义

323 / 现代导论

330 / 第十四章 康德式的体系与康德的美学

352 / 第十五章 G. W. F. 黑格尔(1770—1831 年)

375 / 第十六章 浪漫主义(1): 德国和法国

弗里德里希·冯·席勒, 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 热尔曼娜·德·斯塔尔

393 / 第十七章 浪漫主义(2): 英国和美国

威廉·华兹华斯,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埃德加·爱伦·坡

第七部分 19 世纪晚期

431 / 第十八章 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

乔治·艾略特, 埃米尔·左拉, 威廉·迪安·豪威尔斯, 亨利·詹姆斯

450 / 第十九章 象征主义与唯美主义

查尔斯·波德莱尔, 沃尔特·佩特, 奥斯卡·王尔德

462 / 第二十章 异端思想家

阿瑟·叔本华, 弗里德里希·尼采, 亨利·柏格森, 马修·阿诺德

484 / 第二十一章 马克思主义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乔治·卢卡奇, 特里·伊格尔顿

第八部分 20 世纪

513 / 20 世纪: 背景与概观

525 / 第二十二章 精神分析批评

弗洛伊德和拉康